



七之巻

陰陽五行の巻 之喜別頁

夫命帝鬼神 二十四別

八之巻

程守人路 八之巻 善古表十別

辨名補義 自七至八

服部文庫
117
321
4

辨名補義卷第七

篇目

雜部之一

陰陽五行四則

元亨利貞八則

天命帝鬼神二十四則

158
4

117
321
4

辨名補義卷第七



雜部之一

陰陽五行四則

陰陽者聖人作易所立以為天之道者也所謂大極是也學者以陰陽為準以此而觀于天道之流行萬物之自然則庶或足以窺之也然至人事則不然何則說卦傳曰立仁與義以為人之道則非以陰陽為人之道則可以見也後世說陰陽者其言曼衍遂至被

日本

武藏 肥後

物部茂卿 齋藤高壽

著 補

之人之道謬矣。且易主占筮，以稽其疑，以決其幾。故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出奇偶，則亦不出陰陽，判以爲二，故也。故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可以見已。聖人之道，主行之，行之者貴。一是其所以

亦與它經同也。學者察諸。

五行始見虞書。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是言地上之六物也。禹治水土，則火金木在其中矣。禹治水土而後，后稷播時百穀，六府乃修。然後正德，利用厚生之道興焉。書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又曰：地平天成，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此之謂也。五行之名，則至洪範始有之。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人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厲。其學者遂以五行合五事，庶徵

以為人君之德感天之事也其以五行配諸五味則傳記所謂五聲五臭五色之類洪範時既有之而所謂兩暘燠寒風亦似始以天之五氣言之蓋天地之間物無等而不出水火木金土五者動物無等而亦不出羽毛羸鱗以五者聲色臭味亦無等而不可得而端倪也聖人各以五紀其類以象之而後人始得以別焉日月亦無等也以干支紀其名而後人始得以命焉物之數不可得而窮極也聖人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名而後人始得以等焉以此觀之五行者聖人所立以為萬物之紀者也辟諸富商以

行名洪範
之上有祇
字

記號別其貨豈必有其理哉亦御繁之術已然聖人之道奉天命以行之故其立數紀物亦有所法象天地以神明其德是五行之說所以興也

洪範五事庶徵以類相應行名作感書五運六氣及聲色臭味

以察人臟腑皆似實有其理者焉意者般人貴鬼巫咸巫賢世為大臣洪範蓋正者所傳其所以籍是箴

行名則作別

行名干支倒
置

人君必則有其術而今失傳也如鑿書五運六氣借干支以明天地之氣感人生疾耳聲色臭味亦借五行以為臟腑之紀耳故醫之拘五行者不能療病而諸史五行志祇使人不信天道豈非泥五行之故乎

又如易本以二四八立數而不與五行相干為其所謂
天數五地數五亦未嘗言五行而漢儒乃以五行傳
會謬之甚者也後世弗之察陰陽五行遂為儒者常
言其說牽強殆乎不可通焉况於以五典為彘倫者

乎

元亨利貞八則

元亨利貞者卦德之名也諸儒以為天有斯四德者謬
矣如乾為天亦後人取其象云爾其會乾自乾天自
天豈可混乎如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亦後人玩其象則見易有三才之道耳豈必天道哉

主

大抵易之為書主占筮故其設辭不與它書同讀之
之道亦不與它書同曰觀曰玩曰不可為典要可以
見已故乾元亨利貞當以易觀之不必引天道及聖
人之道解之至其用之則以為天道亦可矣以為地
道亦可矣以為聖人之道亦可矣故曰不可為典要也
可矣以為庶人之道亦可矣故曰不可為典要也
元者首也如元首明哉勇士不忘喪其元牛曰一元大
武皆然以君即位之年為元年亦首之義而首轉為
始也乾坤二卦為易之頭故曰乾元坤元以乾與坤
為六十二卦之元也故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皆連乾

坤以言之亨利貞則否可以見已元者善之長也文
言所記取古語言之左傳之言可見也是引聖人之
道為解元者德之名也如一人元良是也蓋謂君人
之德也亦首象也君人之德如堯之不讓其子而允
恭已以舉舜克讓以天下於是乎舜制作禮樂天下
萬世永賴之斯則所以蕩乎民無能名焉是其至
者也以堯之允恭克讓比諸舜之任智禹之任功則
可以見君之所以為德者矣湯師伊尹則亦不及伊
尹武王不及周公之多材多藝下焉者則桓公不及
管仲之仁高祖不及三傑之能而皆能為之君是君

并名則作別

人之德則有之而命之曰元已然則何謂元也書曰
元首明哉謂能知人而任之也其能知善人而任之
足取為衆善人之長故曰元者善之長也然善人難知
以宰我子貢有若之知足以知孔子矣斯苟非躬有
長民以安民之德者則不能知之故曰體仁足以長
民也春秋傳曰固在下位而有未仁不可謂元是皆
取義於元而引而伸之觸類以長之者也書曰惇德
允元而拒任人蠻夷率服其義可見也故以仁為元
者非矣人君之德不在知庶務而在知善人孔子曰
勤於為政勞於取人故不在身親之而在任善人是

身圖點并名
無其字補

并名智作知

智之大者也故易傳皆訓元為大是故也。孔子曰智
者莫大乎知賢此之謂也。若人君不知善人任之將
躬知庶務而親之是愚之大者也。斯萬事之所以隨
廢也。夏書曰无首敢眚哉。股肱階哉。萬事墜哉。此之
謂也有上之君誰不敬戒之哉。

弟

亨者嘉也謂有嘉其事也故曰亨嘉之會也。又曰嘉惠
足以合禮國語曰衆而順嘉也。故曰亨是皆以亨為
嘉可見也。詩有嘉樂之篇而有燕及朋友之訓。周禮
有嘉禮而有以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賑賻賀慶六者
合衆賓以親之之禮。夫嘉禮行而宗族兄弟男女故

并無而字

圈點并無
補字

舊朋友四方之賓客兄弟及異姓之國親之故傳曰
嘉之會曰嘉惠合禮曰衆而順為是故也。故傳或以
通行言之。又謂其道盛行而無所擁闕也。故元亨者
其事大嘉而大者之道行也。小亨者其事小嘉而小者
之道行也。辟如亨物水火之氣相和會莫所不達焉。辟如
聘享之禮講信修睦之道莫所不通。嘉焉亨本聘享
之享借以言其嘉與通也。蓋聘享之禮行而諸侯無
不至者嘉與通之盛也。亨本聘享之享後世誤音
聘享之享為食饗之饗然聘禮有享與饗音同許
兩反當時將何以別乎故聘享之享元亨之亨皆許庚

并庚作庚切

反食享之享乃許兩及其於文聘享作亨則食饗作
享聘享作享則食饗作饗聘享唯獻璧馬食饗則宴
故易曰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西山皆作亨可以見已

有

利者有數義也如曰講信修睦謂之人利斯謂字禮義而有所
得也是聖人之利也如曰放利而行國語曰利百物之所生
也天地之所載也此謂宮生而有所得是財利之利
也如曰利用厚生曰利器皆謂善治其器使輕便於
用之用亦器也是銳利之利也如易曰利有攸往利
涉大川皆謂作其事有成功是吉利之利也故左傳
曰作而害身不可謂利也可見已如利物利天下謂

使其得益被澤是利益之利也故易亨利其義相似

并連字下補

嘉禮并作聘

亨主其道之行而人嘉之者言之利主行其事而有
成功而人利之者言之是其異已段如以嘉禮言之
則藉此而諸侯和順國被其福是利也故曰講信修
睦謂之人利可以見已故經文主受利者言之而至
於文言曰利物則主施利者言之利物者利益人物
是仁也必以詩書之義濟之而後人物可得而利益
故曰利物足以和義和者如五味相和之和謂以異
濟同也夫仁雖大矣為非詩書之義以濟之則仁有
蔽而不可成焉至於仁政行則人之利孰與大焉故

人并作万

濟并作差別

曰利者義之和也。孔子曰：義者，利之本也。如傳曰：德義利之本也。又曰：義利之本也。其義可見也。是文言以君子之道解易也。故君子之道在學詩書禮樂矣。學詩書則知先王之義，習禮樂則得成文德也。君子能斯二者，則知利天下，故曰：德義利之本，豈不宜乎哉？雖則云然，小人不知其義，唯喻於利已。君子唯喻於義，故見利則思義已。義豈不利之本乎？講信修睦，豈不義之和乎？昔者孟子問牧民，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

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由是觀之，利者君子所尊也。孟子少既惡語利也。如此終說齊宣王，亦曰：王何必曰利？蓋其素志已。後世祖述孟子者，以利為一切利欲之利，遂惡語之。何不知古訓之甚？孔門所尊利者，講信修睦，唯斯已矣。講信修睦者，仁之致，義之正也。故子思以仁義言之，上不仁，上不義，則人不講信，不修睦。故子思以不仁與不義言之，其義可見也。

文言又曰：以美利利天下，大傳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之利。是謂聖人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閑

萬物之情故作耒耨為市垂衣裳為舟楫服牛乘馬
 重門擊柝為白杵為弧矢為宮室作棺槨為書契以
 利天下之類所謂以美利利天下者是也
 貞者正也謂存乎中者不變也曰閑物成務曰成天下
 之亶是卜筮之道本在使人能勤其事不急也凡
 天下之事人力居其半而天意居其半焉人力之所
 能人能知之而天意所在則不能知之不知則疑疑
 則急而不勤急而不勤則併其人力不用之事之所
 以壞也故聖人作卜筮以稽其疑藉此而人得知夫
 天意所在亶為之不已事之所以成也故曰成務

統旨

貞觀上有貞
勝二字

曰成亶也曰生大業是之謂也然其人存乎中者渝
 則終亦急已故諸卦皆曰利貞謂不變者之必成也
 左傳曰棄位而姤不可謂貞又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孔子曰不占而已矣亦此意也如變曰悔不變曰貞
 貞觀貞明貞夫一及君子貞而不諒及貞女之貞皆
 不變而得中正之義也故傳多訓貞為正為是故也
 故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則可以王矣本謂位
 當為正陽居陽位陰居陰位是也曰需有孚先亨貞
 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可以見也陽居陰位陰居陽
 位辟如移魚鼈於山植草木于河海則必失其性已

凡天下之物唯性不可變矣故曰利貞者性情也然
本物與位不當必至於失其性失性則變變則不得為
貞是訓貞為正之義也志不挫則百事皆可成故文
言曰貞固足以幹事亦以君子之道解易者也元或
為首或為大亨或為通或為行或為聘亨或為嘉利
或為吉或以為我得其利或以為利人貞或為正或
以為不變或以為當位是易之不可為典要所以與他
書殊也然至於後世儒者傳會以天道又以仁義禮
智配之則牽強遷就不成文意妄亦甚哉

天命帝鬼神二十四則

并其義所
下

天不待解人□皆所知也望之蒼々然冥冥乎不可得
而測之日月星辰繫焉風雨寒暑行焉不閉而能其
久有莫之為而為者萬物所受命而百神之宗者也
至尊無比莫能踰而上之者故自古聖帝明王皆法
天而治天下奉天道以行其政教尚書曰嗚呼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又
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周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周書曰惟天惠民惟辟
奉天仲尼曰大哉堯之為君也魏、乎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此聖人必以天為大而其所以為堯者以矜

聰當作聽

民惠民為至也故天所視聽明威者亦以民夏書曰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周書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聰自我民聰尚書曰惟天監下民典
厥義周書又曰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又
曰天亦惟用勤勞我民若有疾此天之所以為大者
莫不歸安民可見已後儒不順古訓而徒論天故於
聖帝馭天下之道甚違矣夫天之生民也必有欲故
無主乃亂於是乎天降聰明于民作之君師以人之
故聖帝明王克相上帝順有恒之性以制禮作樂寵
綏萬邦斯聖人所以承順天以建禮度法則者為綏

民設之故仲尼曰御天下者正六官此聖人所以御
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又曰禮度者聖人所以御民
之嗜欲而明好惡以順天之道也又曰禮者先王所
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者也此詩書最載仲尼取
述皆莫不歸乎敬天者焉而其所以敬天者莫弗歸
安民而其所以安民者必在禮樂禮樂所以合天地
之和百物之產事鬼神諧萬民也故敬天者聖門第
一義也學者先識斯義而后聖人之道可得而言已
後世學者逞私智而喜自用其心敖然自高不遵先王
孔子之謨訓任其臆以言之遂有天即理也之說其

作名漢
教

學以理為第一義其意謂聖人之道唯理足以盡之矣以此其所見而曰天即理也則宜若可以為其尊天之至焉然理取諸其臆則亦曰天我知之豈非不敬之甚乎故究其說必至於天道無知而極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有化豈其然乎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書曰惟簡在上帝之心又曰克享天心易又曰天地之情可見矣天之有心有情豈不彰彰著明乎哉其餘詩書所載孔子所述莫不以天心言之也如夏書曰天叙有典又曰天秩有禮又曰天命有德又曰天討有罪又曰天聰明

曰其作不

又曰天明威又曰天降之咎又曰克謹天戒又曰奉將天罰尚書曰惟天生聰明時又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皇天降災假于予我有命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厥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又曰非天私有商惟天佑于一德又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又曰天曷不降威周書曰天降佑下民又曰天矜于民又曰惟天惠民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又曰天悶焚我成功又曰天迪從子保又曰天惟時求民主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惟輔小雅曰天保定爾俾爾

戩穀又曰昊天不備降此鞠訕又曰天之抗我如不
我克又曰昊^昊天疾威敷于下土大雅曰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又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又曰監觀四方求
民之莫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又曰天降喪亂滅
我立王周頌曰無曰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易
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皆
以天心言之天豈無心乎哉仁齋先生駁宗儒者至
矣然其學猶之後世之學也其言曰以有心視之則
流于災異若漢儒是也以無心視之則陷于虛無若
宋儒是也可謂善為調停者也己果其說之是乎則

曰皆作豈非二字

天也者有心無心之間者可謂妄已夫天之不與
人同倫也猶人之不與禽獸同倫焉故以人視禽獸
之心豈可得乎然謂禽獸無心不可也嗚呼天豈若
人之心哉蓋天也者不可得而測焉者也天^天謀命
靡常惟命不干常古聖人欽崇敬畏之弗違若是其
至焉者以其不可得而測故也天雖不可謀為遵聖
人之教則必得其福而已矣書曰天不可信我道惟
寧王德誕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豈不然乎漢儒災
異之說猶之古之遺矣然其謂日食若何地震若何
者是以私智測天者也宋儒曰天即理也者亦以私

非也并作悲哉

智測天者也仁齋先生所謂當求之於冥冥之中自有陰陽之理者亦然夫陰陽者天心也豈可以理言之乎故其說終歸於以有心無心之間命之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本言天之所以降大命於周者雖深遠不可見亦滾々無所底止已子思以無息論天是其所特發古書所無故借引此詩以為證豈詩之本旨哉宋儒弗之察遂以為天道之本體亦其所見為爾夫誠者天之一德豈足以盡天哉

朱子曰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仁齋先生曰陰陽非道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是道皆非也說卦傳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天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陰陽豈非道邪夫聖人之作易立陰陽以為道而二先生乃欲勝聖人而上之豈不安乎二先生加所以及往來不已之字而成其義可謂添蛇足矣以余觀之其所謂所以陰陽者亦陰陽耳往來不已者亦陰陽耳二先生皆岐精粗而二之故皆曰陰陽非道夫道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故子思以誠論之且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本語易道也故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豈非易道邪且天道豈可以一言盡乎

并學有至誠乎

福善禍淫命有德討有罪論天道而不及其他者數
之道為爾故子貢氏之賢亦所不得聞之也諸老先
生聖知自處以知天自負故喜言精微之理古聖人
所不言者可謂戾道之甚者已

宋儒曰生死聚散理為之主宰是以知天自負者也仁
齋先生曰天地之道有生而無死有聚而無散死便
生之終散便聚之盡天地之道一於生故也是亦以
知天自負者也夫有聚有散者其說必至於十二元
會而極矣一於生者其說必至於今日天地即萬古

天地而極矣是皆喜推己所見以言己所不見而求
人之信己者也夫孰信之哉是皆自聖者也不信古
聖人者也不敬天者也夫天也者不可知者也書曰
天艱謫命靡常又曰天不可信可以見己故聖人畏
天故止曰知命曰知我者其天乎而未嘗言知天敬
之至也故子貢以為不得聞其說也至於子思孟子
始有知天之言然僅言人之性命於天故以誠為性
之德是已孟子亦僅言知天之與善是已然二子知
天之言一出而後諸老先生貫然以言知天豈先王
孔子敬天之意乎亦二子好辨之流弊也易傳有統

天御天之文皆稱帝云爾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皆贊聖人之德云爾大氏後世君子既已傲然
求為聖人亦復不知古文辭不能讀六經皆遷就以
從已故爾學者思諸

王作君尚皆
無者字

孟子有王作君尚皆天吏亂世之辭也天下有王則人以王為天唯
王者奉天命以行之胤征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
有常憲說命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坊記
曰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此匪王者則
不得稱天也至於天下無君則無所置命故君子直
奉天命是謂天吏如湯伐桀武王伐紂皆稱天即此

曹作康

義宜作義

義也故孔子時尚不稱之六經唯胤征有天吏乃指
義和以其為天官故也不爾逸德不可解舊注以為
天子之吏者非也

命者謂天之命於我也或以有生之初言之或以聖人
今日之道言之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皇天眷命又曰天艱謫命靡常
詩曰天生丞民其命匪謫又曰天命匪解又曰帝命
不違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易曰樂天知命之類詩書取載孔子所述皆以今
日言之者也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往

又曰命者性之始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孔子曰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又稱冉伯牛之疾曰命也。夫是以有生之始言之者也。所謂道者謂陰陽也。陰陽相分以為天為地而生萬物。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故曰分於道謂之命。命者性之始也。傳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此之謂也。其命為陰之形則生女為陽之形則生男。故曰形於一謂之性。是謂生一陰一陽之形而為人之性耳。孔子又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終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斯化於陰陽者謂

命也。故曰生死命也。此之謂也。仁齋先生引子夏孟子之言必以命定於有生之初者非矣。殊不知子夏孟子皆以在彼者為天。以至于是者為命。其實則命是天之所命。天與命豈可歧乎。因是而遂以五十而知天命為知天與命。豈有是乎。且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亦以貧賤言之耳。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是得富貴之道。仁而得貧賤之道。不仁也。君子行仁以致命。故書曰祈天永命。易曰致命遂志。又曰正位凝命。唯君子無致貧賤之道。

故孟子云爾

仁齋先生曰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
本非有聲色臭味之可言蓋無一毫之不盡處之泰
然蹈之坦然不戴不惑方謂之安方謂之知豈見聞
之知哉伊川云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視知字
太淺所謂知命者處乎死生存亡窮通榮辱之際泰
然坦然煙銷冰泮無一毫動心而後謂之知命所謂
知有命而信之是不待君子而能知之是仁齋先生
得意之言也然以予觀之亦與伊川何擇也祇敷衍
其言與否之異耳且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行聖人作先王
無斯字

也者本謂知天之命我以此道也夫天生丞民矜之
惠之若有疾故其視聽聰明必自惟民民之所欲必
從之民之所惡必誅之故王者則奉承厥命以寵綏
四方是聖人所謂天命也斯聖人之所以安兆民為
心立斯道者亦以知天命所有也故非知此則無以
為君子也宋諸老先生忘先王之道敬相上帝安兆
民為本而專求諸已遂陷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自
爾以來雖有俊民迷而不悟如仁齋先生之聰敏亦
為其餘習所痼故究其所見豈與達磨惠能相遠哉
可惜之至

并案下有安而
已矣四字

徒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是謂知天之命孔子傳先王之道
於後世於是乎修六經以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後世
稱孔子之道者唯斯已矣孔子又曰下學而上達知
我者其天乎是孔子自言我能下學而上達故天命
我以傳道之任者為知我也它如儀封人言亦爾孔
子學先王之道以待天命而天不降大寶五十而爵
祿不至不能為東周故知天所命不在行道乎當世
而在傳諸後世已不爾孔子知天命何待五十乎後
儒之解不能直作其事而徒論其心如仁齋先生不
疑而已矣是也嗚呼聖人之心安可窺乎且如仁齋之

說徒言不以名利動其心已嗚呼不以名利動其心
豈足以盡聖人乎亦以已心窺聖人已

帝亦天也謂五帝也孔子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
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又曰五行佐成土
帝而稱五帝大皞之屬配為示云帝從其號古
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
亦象其義故其生而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
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是
謂五帝也孔子又曰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
窮萬事之終始恢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

并無少皞

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
鄰蓋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及帝嚳其所制作
漁農桑衣服宮室車馬舟楫書契之道亘萬古不墜
民日用之視以為人道之常而不復知其所由始日
月所照霜露取墜蠻貊夷狄之邦視倣流傳莫不被
其德雖万世之後人類未滅莫之能廢者是其與天
地同功德廣大悠久孰得而比之故後世祀之合諸
天名曰帝家語所論月令所載可見也夫人生則有
氣有魂魄者氣之盛也氣者神之盛也人生必死死
則骨肉斃于下化為野土此謂鬼也其氣發揚于上

并小同大異

并聖人作五帝

此謂神也故神也者不可測度者也何以能別彼是
乎况五帝之德侔于天祀以合之與天無別故詩書
稱上天稱上帝莫有所識別者為是故也如堯舜以
下作者七人既祀之學萬世不替而聖人之德若是
之大豈浪々乎不祀先王之道斷乎不然矣所謂祀
其始祖配諸所自出又雖在殊代為祖宗者皆謂之
上帝也孔子甘棠之喻可見已

漢儒以上帝為天神之尊者以人帝為天神之卑者此
以五帝與五正為說耳大氏古之礼祀后土以勾龍
與禹配之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血祭之祀天以五

孔子曰作傳曰

五行作天子

帝與其祖配之。冬日至於池上，圜丘禋祀之，皆立主立尸，是先王之道合天地人而一之故。孔子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制禮之意如是，夫且帝之名矣。昉也，昉乎五行佐成上帝之名。若是五行之名而推以命諸天子，則先王尊天之至，必不敢若是天之名而推以命諸天子，則先王之恭，必不敢以此觀之。帝是五帝以其祖先合諸天者也。尊聖人之至，豈不然乎？月令不載帝嚳、帝堯、帝舜及夏后、殷周者，德非不及五帝，以不可益其數也。五帝所論可見已。

王也。家語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故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可以見已所配五行，不與五帝同，唯舉其數耳。

傳記以夏之王為帝，如帝禹、帝啓、帝太康及帝桀，帝發、帝癸皆以帝稱之。此與詩書所載異焉。詩書取載以堯、舜與天稱帝已，以禹、湯、文武為王，而未嘗稱帝也。周禮外史稱三皇五帝者，以伏羲、神農、黃帝稱三皇，以少昊、顓頊、帝嚳及堯、舜為五帝，亦彼所配五行，不與五帝同也。

鬼神者天神人鬼也。周禮有天神地示人鬼之言，書謂

之三禮後世不言地示者合天神言之凡經傳所言皆然後世所以鬼屬陰神屬陽者以易有之也是不知易者也古人有疑問諸天與祖考著龜皆傳鬼神之命是易所以言鬼神也後儒乃謂曹命著龜著龜雖靈亦白鰲大王耳聖人而豈若是其陋乎是易義不明遂以易鬼神為陰陽之靈造化之迹外人鬼而為言謬之甚者也

仁齋先生曰凡天地山川宗廟五祀之神及一切有神靈能為禍福者皆謂之鬼神也得之祇訟宋儒之謬而不能正鬼神之名非也又曰今之學者以風雨霜

露日月晝夜為鬼神者誤矣亦得之然其皆神之所為也故傳曰神氣風霆說卦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下文遂言雷風火澤水艮可以見已

凡論鬼神者莫詳于家語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魂者鬼之盛也氣者神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其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斃于下化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々此百物之精也此神之著也論鬼神之名莫詳斯言也夫黃帝顓頊帝嚳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而後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此聖人

所以立鬼神之名盡氣魂之理而制之豈以有無論
之乎先聖既雖因物之精制為之極堯舜猶以是為
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
遠近此則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於是
乎衆人服自此聰且遠焉夫然後教以二端二端既
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
稷修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此則所以教民修
本反古復始崇愛上下用情也此禮之聖者也君子
反古復初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
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也長民者以此推

堯舜所以制作禮樂之義則治天下國家其猶示諸
掌乎宋儒不率聖人之教而以胸臆論鬼神於是乎
有有無之說取以悖古訓也

凡言鬼神者莫善於易為其言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
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三者
皆贊易之言也人皆知其言鬼神而不知贊易乃舍
易為之解故失其義已蓋易者伏羲仰觀俯察以作
之前無所因直取諸天地與身是在禮樂未作之先
也幽明之故者謂鬼神與人之禮也不曰禮而曰故

反
猶故實之故謂上世相傳者也。堯舜未制禮之前蓋有其故。如黃帝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顓頊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帝學明鬼神而嚴事之，是也。堯舜亦因之制作耳。學者苟明易，則知所以制作之意，取諸天地與身故曰幽明之故也。宋儒乃謂知人與鬼神所以然之理者非也。原始及終者亦易道為然。始則終，終則始，顛例表裏循環無端，易者取以知來也。故原其始以反之於其終，故知來學者苟能原人之始以及之於其終，則知幽明之禮之說也。如人死則為鬼，為神，故

聖人立反古復始之禮是也。死生幽明互其文耳。此與書幽明異也。說猶云禘之說，故亦謂禮之說也。夫人受天地中以生，詩曰天生蒸民，書曰惟天生民是也。人生必有氣，有魂死必揚，天歸地，故聖人作事鬼之禮亦原始以及之於終而歸諸天。故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人死復則升于屋祭有降神，凡傳謂其神降於某者皆在天之辭也。至於聖人其功德如天，故配之天，群下則不得配之。已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祭雖妻拜之，凡事死如事生，語其心而禮則殊者皆以其歸諸天也。惟天也不可不知，其惟鬼神也不可不知。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傳曰於彼乎於此乎禮或求諸陽或求諸陰皆謂其
不可知也敬之至矣天邪鬼邪一邪二邪是未可知也故
聖人制禮雖曰歸諸天亦未敢一之敬之至矣教之術也故
學者苟循聖人之教而學之鬼神有無之說不辨而明
矣孔子曰達乎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觀
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以以仁義
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以此觀
之聖人之道詩書禮樂而已矣學詩書禮樂
則鬼神幽明之義彰々乎明哉
自佛氏以諸餓鬼及地獄天堂之說溷之而後人始輕

天

尊作至

視天與鬼神也鬼神有無之說所以興焉宋儒見聖
人尊天之厚也乃陰以法身如來擬之而謂天理也
而其輕視鬼神自若焉於是乎傳記有論鬼神者則
曰妖怪之書也仁齋先生則固執遠之之言而欲一
切棄絕鬼神皆不知以先王之禮之意求諸易故也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者即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
也鬼神之情狀祭則聚々則可見不祭則散々則不
可見不可見則幾乎也矣故易萃渙二卦曰假有廟
可以見其義也精氣為物謂神之著者也如昭明君
蒿悽々是也游魂為變謂魂氣游行為厲也如伯有

則作物

是也立之壇墀立之宗廟祭祀以奉之儼然如在是
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者
也然其祭之也曰迎之曰送之曰於彼乎於是乎是
豈必其在干此哉亦謂聖人立其則耳是雖言鬼神然
易亦有之大傳又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六十二卦
孰非陰陽聖人特立之物為之極曰乾坤天地位而
造化行乾坤立而易道行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鬼
神之道亦然故曰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是謂聖人
之立其物為之極也是教之術也故知易則知鬼神
之情狀也聖人能知鬼神之情狀故立幽明生死之

故看字民
字作黔首

禮是又仰以觀天文以下其義所以相因者爾京房
易者歸魂遊魂之卦是游魂為變亦易有其義而古
來相傳也後儒不就先王之禮與易以求知鬼神之
情狀而直求諸鬼神豈能知之哉多見其不知量也
已

易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言
卜筮者也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
咸若時惟良顯哉夫聖人豈無嘉謀嘉猷然洗其心
而退藏於密乃順之于外曰是鬼神之命也洗其心

者悉致諸鬼神而不敢留以為已謀猷也密者謂不洩于外也是其意言與民同患故也其仁至矣哉鬼神合謀吉無不利其知至矣哉

鬼神之德中庸以誠言之左傳以聰明正直言之其言雖殊其義一矣皆謂其無思慮勉強之心也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又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是誠敬直清皆鬼神之德而事鬼神之道也夫天地無思慮勉強之心故必待聖人參贊而後天地位万物育鬼神無思慮勉強之心故必待聖人為之礼立之極而後游魂不為变

仁齋先生曰三代聖王之治天下也好民之所好信民之所信以天下之心為心而未嘗以聰明先于天下故民崇鬼神則崇之民信卜筮則信之故其率也又不能無弊焉及至于孔子則專以教法為主而明其道曉其義使民不惑於所從焉孟子所謂賢於堯舜遠矣正謂此耳是其臆度之見蓋道之甚者也何則鬼神者先王因物之精制以為民之則者也先王之道本諸天故皆奉天道以行之祀其祖考合諸天道天者道之所由出也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曰反古復初不忘其所由生此謂大教也故詩書禮樂莫

有本本諸鬼神者焉仁齋之音蓋謂三代聖王其心亦不尚鬼神唯以民所好而姑且從之妄哉是不知道者之言也是或見孔子獵較之類妄作是言耳失雖聖王其卽位之初或然及其化之成也如陶鑄以出之果其言之是乎則聖王之於民亦不能若之何已聖人之道豈若是屨哉且三代之道取以謂之有弊者乃謂其所損益已夫聖王之尊鬼神黃帝以來至于三代皆然若謂之有弊則其所因者為有弊也果使所因者有弊則安在其為聖人哉觀於王安石三不畏則其所謂明其道曉其義者豈無弊哉且其所謂

失宜作夫

孔子以教法為主者以口誦々言之為教也已陋哉是講師之事也豈孔子而若是哉且其言曰明其道曉其義使民不惑於所從焉其言則是而其意則非矣若使明先王之道曉先王之義一意從先王之教而無他岐之惑則可也然先王之教礼焉耳今不遵先王之礼而欲以言語明其理則君子尚不能况民而尸說之使喻其理不惑於鬼神是雖百孔子亦所不能也乃其為理學所錮而不自覺其言之非者豈不悲乎漢以來佛老之道滿天下而莫之能廢者先王鬼神之教壞故也是豈理學者流所能知哉

害

仁齋先生又曰卜筮之說世俗所多悅而甚害於義理何者從義則不必用卜筮從卜筮則不得不舍義焉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在已而已何待卜筮而決之也君子去就進退用舍行藏惟義所在奚問利不利為是仁齋先生不知聖人之道之言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為示不敢專以尊天之至也故卜筮者聖人所以奉天命也故舜有官占之言禹有枚卜之言商書有非敢違卜等之文周書有協朕卜之謨又有寧王遺我大宝龜紹天明即

是作夫

命之訓周禮有大卜卜師龜人董氏占只筮人之屬是卜筮者傳鬼神之言者也無鬼神則無卜筮有鬼神則有卜筮既以尊鬼神為非先王孔子之意則廢卜筮亦其所也祇觀其所言專以已言之是予所謂後儒忘先王孔子之道為安民之道而動求諸已者豈不然乎宋儒謂當言義而命不足道則仁齋先生譏之至於其自為說則亦唯言義而已乃問其知命之說則唯以不動心言之孟子所關楊氏為我者豈它哉大抵後儒貴知主言之先王孔子之道不然主行道施於民大抵民之為事疑沮於天之不可知者人

情為爾故卜筮禱諸豈萬古而不能廢者亦人情為
爾聖人尊天人能盡人之性故奉天率人之性立以
為道豈為已而設之乎學者其思諸

鬼神之說所以紛然弗已者有鬼無鬼之辨已夫鬼神
者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聖人所立焉豈容疑乎故虞
書載帝舜命伯夷掌三禮之典周書有皇帝命重黎
絕地天通而罔有降格之謨詩有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之言書又有殷易先哲王在天之訓則豈無鬼神
乎故謂無鬼者不信聖人之教者也其所以不信之
故則以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而疑之豈翅鬼乎天與

命皆然故學者以信聖人為本學者信聖人則能學
其教能學其教則無所不知也苟不信聖人而用其
私智則無所不至已如墨子明鬼論雖不知聖人之
教法至於有鬼之說蓋得其旨矣如杜伯之射宣王
國語亦載之則其傳久矣故知墨子之言不虛也

辨名補義卷第八
鬼神之說所以紛然非已者有鬼無鬼之辨已大鬼神
為首實為已而故之手字者其思謂
爾聖人與天人之性故奉天聖人之性立以
辨名補義卷第八
鬼神之說所以紛然非已者有鬼無鬼之辨已大鬼神
為首實為已而故之手字者其思謂
爾聖人與天人之性故奉天聖人之性立以

辨名補義卷第八

篇目

雜部之三

理氣人欲八則

善良衷十則

理氣人欲八則
善良衷十則
之而有見其當者其與必不可若夫是之謂之理則
天理地理事理之理可見也凡人欲為善亦見其理
之可為而為之欲為惡亦見其理之可為而為之
然心先其可為而為之故理者其定其有可為也

善身東十限
野原八限
蘇格之
齋目
辨名補義卷第八

辨名補義卷第八

日本
武藏 物部茂卿著
肥後 齋藤高壽補

雜部之二

理氣人欲九則

理者事物皆自然有之匪聖人之所制而以我心推度之而有見其必當若是與必不可若是是謂之理如天理地理事理之理可見也凡人欲為善亦見其理之可為而為之欲為惡亦見其理之可為而為之皆我心見其可為而為之故理者無定準者也何則理

者無適不在者也而人之所見各以其性殊賢愚智
不肖貴賤尊卑其所見各殊人異其居各以其居異
人異其位各以位殊辟則飴一焉伯夷見之而曰可
以養老盜跖見之而曰可以沃樞是無它人各見其
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故殊也故理苟不窮之則莫
能得而一焉然天下之理豈可窮乎哉惟聖人之德
合於天地變通無方能盡我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
物之性能恢庶品之自然以窮萬事終始之理而立
之極礼與義是也所謂敷大道而成情性者也書曰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礼制心無裕後昆此万世之下

執中者聖人之澤也窮終始之理恢自然之性以敷大
道者聖人之事而凡人之所以不能也唯易說卦有窮
理之言此則讚聖人作易之義者也非學問之法也
故其上下之文有聖人作易之言可見也夫易也者
窮天地之理盡萬物之性之道也故學易則知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也所謂理者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
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
坤以藏之等之類也君子由是推之以知五行潤下
於上曲直從革稼穡遂至於窮天地之理盡萬物之
性情以正命是則乾道變化所致也故曰乾道變化

以正性命此之謂也故窮理者也非聖人造士之濤也聖人之造士之法者唯三物四術而已矣夫聖人之所以制作礼義之理此之謂義也詩書所載是已故先王孔子之道言義以不言理是豈廢理哉苟能執詩書所載先王之義以推其理則所見有定準而理得故也故曰礼者義之實也悵諸義而悵則礼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先王孔子之道言義而不言理職是之由理者凡人所皆見故不待言之故六經論語未嘗言理也故不言以理制事而曰以義制事也不言精理入神而曰精義入神也不言理无咎

而曰義无咎也不言言近於理而曰言近於義也不言理之典比而曰義之典比也不言務民之理而曰務民之義也不言喻於理見理聞理好理思理而曰喻於義見義聞義好義思義也不言不理而富言不及理理以為質理以為上而曰不義而富言不及義義以為質義以為上也

後世不知斯義以易窮理之方為學問之法而后理之典義之名乱矣理義之名乱而聖人之道荒矣故君子明理典義之名而后先王之道可得而言也

老莊之徒盛言理者廢先王之道故也貴自然故也孟子亦好辯而欲言先王孔子之所不言者以喻人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但其以義連言者孔子之澤未斬耳

宋諸老先生生於千載之後其操志之銳直求為聖人而不得其道也昧於六經而不得其說也獨喜孟子之若易讀而求諸己心則不得不求諸其理為是其以理為第一義者勢之所必至也夫理者無定準者也故天地及事物皆有之故理者纖細者也宋儒之意諸合其細可以成其大矣豈其然也銖而求之

至鈞而差寸々而求之至丈而差何者凡人所見者小而聖人所見者大也所見者大則小者不遺夫聖人相上帝寵綏萬邦也經緯天地以御之此聖人之所以不可及也人苟循聖人之教而得其大者則小者自不失焉其或雖失之亦無大害焉何則不失其大者故也大者何礼其義是也此則聖人所以經緯天地以建中為民極者也宋儒之尚理其究歸於不師聖人而自用是其所以失也人皆以為雖不學之人苟能思則不為非理之事豈其然乎古有惟狂克念作聖之言此謂紂念先王典刑則為聖人若罔可

念聽之則為狂也非徒思念之之謂也何則若夫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非君子則不能辨之以此不學
聖人之道之故也世之為宋儒者猶且不以為然必
將曰禮義者誠聖人所立也然苟不知聖人所以立
禮義之理而徒守其所謂禮義者則此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所由生焉是宋儒務窮理之意云尔殊不知
夫義與理異焉其將舍義而窮理是欲勝聖人而上
之者亦不自揣之甚者焉何者是不循聖人詩書禮
樂之教先欲知所以制作之理以獲聖人之心者也
天下豈有之哉且夫陳其禮者固祝史之事也知其

義者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故君子所尊其義也
是故君子所學者四術斯已矣詩書義之府禮樂德
之則也君子習禮樂而熟之學詩書默而識之則聖
人所以立禮義之理可得而見之已然人之知有至
焉有不至焉安可強天下之民也其知不至焉者則
設刑政命大司馬大司寇使之懼其中聖人之道為
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禮不降
于庶人是雖聖人亦不能使皆知也亦可以見也孟子
亦以為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是雖孟子不欲使民
皆知之亦可見也今必欲使學者先知其理而後行

之則亦欲使學者人々各操聖人之權也是安用夫
聖人之教哉故窮理之失必至於廢聖人之教也要
之不知義與理之別之失一到于此也

仁齋先生曰道以所行言活字也理以所在言死字也
聖人見道也實故其說理也活老子見道也虛故其
說也死又曰道本活字所以形容其生々化々之妙
也若理字本死字從王從里謂玉石之大理可以形
容事物之條理而不足以形容天地生々化々之妙
也此等議論皆如痴人說夢夫道者聖人所以相上
帝寵綏四方者也豈容以見道言乎又豈容與老子

對言乎夫聖人者古之有天下者也故道也者所以
安兆民也又豈容以生々化々言乎理從王從里亦
倉頡制字時且以此便記憶耳豈容泥乎且道亦本
諸道路豈有死活乎祇道主行之理主見之此道時
理之別也老莊及宋儒皆主其所見故喜言理耳所
謂以理施之乎天下則其治否若之何皆無用之說
耳若以死活為說則老莊亦言道德其謂之何要之
理豈容廢乎苟遵聖人之教以礼義為之極則制心
脩身治國平天下之義無遺焉况理豈足以為病乎
仁齋先生可謂懲羹吹壺已學者思諸

氣古不言之然論說之言則或言之如易傳曰陽氣潛
藏禮記曰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
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
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又曰樂陽氣也又曰天地之盛
德氣也尊嚴氣也是也理氣對言者乃昉自宋儒矣
其意諸陰陽之化往者過來者續是氣也往者過來
者續而有萬古不易者存焉是理也是以居滅者為
氣以不生滅者為理乃老子二精粗之見亦佛氏色
空之說也其所謂方右不易者亦唯四德之貞耳更
有元亨利則是豈足以尽夫道之全哉故能默而識

氣者下有亦非古言與五字

之說下有又據世文四子

之者精粗本末一以貫之何必以理氣為說子且其
說必至謂天地積氣也日月土石人物草木皆氣也
則其所謂氣者亦非聖人之所以奉若天道者也如
仁齋先生所謂天地之間一元气而已要之皆非聖
人詩書禮樂之教敬天惠民之意則君子所不取也
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宋儒以
拈之以立理氣之說遂以道為理以器為氣可謂大
謬已觀其上文論乾坤與易之義其下文論變通事
業之義皆贊明易之言也形而上者陰陽是也形而
下者剛柔是也且原先生曰形而上者謂陰陽之氣

無形在天形而下者謂萬物各成剛柔之形質而在
地也此說豈不宜乎此聖人之作易也立以為天地
之道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此陰陽非形而上者乎剛
柔非形而下者乎宋儒不信聖人而欲勝聖人而上
之於是乎謂分道與陰陽為二為分氣與理為二為
遂以道為理以器為氣故以陰陽為器故曰陰陽亦
形而下者也遂加所以二字而為道何悖聖人之甚
夫易者象也聖人之作易也立天之道以分陰分陽
迭用之立地之道剛柔相摩六位成章八卦相盪而

生變化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立
爻是形而下者豈陰陽之謂乎夫天之所為謂之象
如日月晝夜雷霆風雨是也聖人之所為謂之器如
剛柔奇偶八卦六十四卦是也故曰見乃謂之象形
謂之器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曰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變化見焉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
雷霆潤之以風雨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曰法象莫大
乎天地曰象也者像此者也故象也者天之所成也器
也者聖人之所為可見也故器者剛柔奇偶八卦六
十四卦之謂也豈陰陽而氣之謂乎夫聖人之制器

此法亦皆象之也。此器者與表記所謂仁之為器重
之器同為謂仁義禮樂之屬也。聖人之制禮也。法象
天地以御惟民所以神其教也。如以陰陽剛柔為天
地之道以作易立仁義以為人之道以治民是也。故
曰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曰
以制器者尚其象。曰象事知器曰備物到用立成器
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可見已。夫聖人之法象天
地以制器也不啻仁義禮樂制器用亦象之如包犧
氏為網罟蓋取諸離。神農氏為耒耜蓋取諸益。皆類
萬物之情制之易。本法象天也。及陰陽天地萬物之

情作之故有取象作器之義。故曰爾如乘也者。君子
之器也。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所謂器者。凡如先王制作禮
樂。君子學以威其材德。及治邦安民。設其方畧。亦皆
器之喻也。又非氣之謂也。道器變通事業皆贊易之
書也。非分理氣之義。宋儒理氣之說豈非大謬乎。
仁齋先生以生風是扇之道。帝骨之類是器亦昧乎。形
而上下之文皆不知求諸辭之失也。學易之道固當
廣推一切。而後易始成用。然苟不先明其辭義而欲
廣推一切。此謬之取以生也。後儒見道字動輒曰是

聖人之道也。曰是大道也。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殊不知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非易道乎。何論聖人之治天下之道乎。夫學易固當廣推一切。然其文各有所指。豈容滂乎。故易道與天道。先王之道所指自別。後世不知古言至理。不主辭所以失也。

浩然之氣始見孟子。謂浩然勇氣也。其所謂氣者非天地之氣。非若宋儒所謂理氣之氣。非勇氣之氣也。如史傳所謂使氣特氣負氣云者也。本主說大人言之家語載曾子之行曰見大人浩夕。是其所祖

述已古之君子。禮樂以成其德。自然不墮。獲於貧賤。不充誦於富貴。故不待養。浩然之氣焉。觀孟子曰集義所生者。則其時禮樂既壞。人多有不知先王之義者。故有以集義養其勇之言也。荀子亦曰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又曰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寒於天地之間。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斯之時。禮樂雖既壞。無以集義持義行義言。是斯大勝。宋儒窮理矣。其所以存古訓也。宋儒不知義與理之別。故不能解集義以集善。註之可謂窮矣。夫義者聖人之所傳。詩書所載。斯已矣。孟子既曰浩然之氣。則

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也。然其言相反先王之道之與義者，既有十有六，豈得全養浩然之氣乎？何者？先帝堯之登庸，虞舜也。雖在側陋，耕歷山矣。聞有以庶莖之孝，父母允若。底豫之德，以誠之。豈攀不順父母之人，試之乎？而孟子以為堯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年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然後亦以不順父母為憂之也。其誤可見也。又不帝徵庸之時，為未順父母已。又至於舜受命于文祖，率百官，攝帝位十八年，猶不順父母為憂也。故曰：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又曰：五十而

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以紀年推之，舜年五十，則當于帝堯九十載戊申，舜攝位十八年也。詳尚書紀年，可并見也。是孟子不信書，故不能知書之義。遂至不知堯所以登庸舜者。既若茲，且廷翰辨其非曰：舜在側陋，瞽瞍固已底豫。正所謂凡事親之道，而為大孝者然。孟子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與天下之士悅之云々，則似舜奉於堯時，猶為夫順乎親而瞽瞍同未底豫，恐非事實。得於傳聞也。證以書而知之，嗚呼！其不卓見哉！又帝典曰：微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錄，斯皆數舜受終于文祖，以納于百揆，率百官以攝帝位之績之言也。何則？大禹謨以為禹受命，率

文間心同

百官者若帝之初則舜納于百揆以率百官者拱位已後之事可知也匪徵庸之事也故曰乃命以位又曰納之又孔子之秋大麓曰使舜大錄萬機之政則匪徵庸在畎畝之事明也說者以此為徵庸之事者古女舜典錯問已曰若誓古帝舜以下六十三字當在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前也故孟子亦以帝堯殂落為堯典則其錯簡可見也詳論復古尚書故孟子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之言不知書之義大者也又孟子論舜不告娶是非是野人傳聞之言已非君子之言也何者詩所謂娶妻必告父母者謂告廟之義也

禮

夫父母在宜圖昏也何自親與之約而娶之告父母之有若已親與之約而娶之而後告父母者不義之甚者也父母既沒而已親娶之必告父母廟此禮之常也孔子之所以喻子張毛萇之傳詩春秋傳楚公子圍聘于鄭以娶於公孫段之義可見也夫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無妻於是乎有二女之釐也斯堯之釐二女之時父母與存焉何告父母之廟之有孟子以告不告論之斯不知詩書及春秋昏禮者可見也又帝堯之試舜以二女者以瞽瞍允若之孝也而萬章以為帝釐二女之後瞽瞍焚

廩拚井象使二嫂治棲也。孟子不辨其非，以為從象憂喜也。是亦可謂不知堯舜之聖之大者也。故蘓子由吳廷翰非之。蘓子由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瞍猶殺舜。余考之書，豈有不順父母而能治天下者哉？四岳薦舜曰：「魚，人，不格。」益稱舜曰：「夔，齊粟，瞽瞍又允。若有頑父，嚚母，傲弟，而和之，不失其親，惟至仁能之。」此堯所以用舜而不疑也。豈其已用之而欲殺之哉？吳廷翰曰：書曰：「瞽瞍，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乂，不格。」觀此，則舜於未舉之時，已有順親之漸。萬章所稱殺舜之事，決知其無可謂二子能誦

書而知孟子之非矣。又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斯謂舜生乎帝堯四十一年己未，而見徵庸於七十年戊子，而七十三年辛卯正月上日，受命以率百官。至二十八年戊午，帝乃殂落。於是乎舜踰月，即天位而稱元年也。故曰三十在位。詳論尚書紀年故孔安國、蔡沈皆曰：歷誠二年，攝位二十八年，舜即天子位也。由斯義觀之，則非謂三年之喪畢而後即帝位也。而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也。是可謂不知二帝事實大者矣。又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此

亦非君子之言也。蘓子由辨之曰：孟子言堯舜之終，皆薦人於天，禹廟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為天子，以書觀之，此亦非君子之言。舜禹已行天子之事，及其終而辟之，何哉？至益不度天命，受位於禹，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哉？此孟子不知大禹之事者。既若茲，又虛書曰：放驩兜于崇山，高書曰：放桀于南巢，書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周官曰：放殺其君則殘之。春秋傳曰：放公子黔于周，放齊再跪于秦，竹書曰：堯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田是觀之。放也者，使之逐而幽居之義已非。

封之之義可見也。而孟子以為放象於有庠，則封之有庠之義也。是孟子不知經傳之義。既若茲，又禹貢曰：道淮自桐柏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而孟子曰：禹決淮澶，排淮泗而注之江。是孟子不啻不知唐虞之事。又不知夏后氏永賴之績者。若茲，朱子辨其非，不亦善乎？又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先王，奉鬯，主祗見厥祖。未嘗謂嗣仲壬為天子也。故仲尼曰：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沒，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而孟子曰：湯崩

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
竹書依之史記又依之蔡沈亦依之謂嗣仲壬而王
也遂脊先王仲尼謨訓也故陳選辨其非曰案邵子
經世書史不載外丙仲壬二人名也蓋以甲子曆推
之知非有其在位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
焉大甲以長嫡孫直承嗣湯之後事陳選氏可謂能
得右訓矣唯程子以為古者謂歲為年其說始與典
謨合焉雖則云然觀孟子文意當如竹書史記之說
也然則孟子不啻不知唐虞夏后之事又不知殷商
之事若茲又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其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朱子既辨其非不亦宜哉是孟
子不啻不知唐虞夏商之事又近不知周宣大義既
若茲且夫樂正氏造士也順先王四術為之故仲尼
亦曰詩之不諫書之不講禮樂不習是丘之過也將
軍文子之稱孔子大史子與之讚仲尼子思之教子
上皆曰夫子之施教也始于詩書而終於禮樂也而
孟子曰不信之何悖先王孔子子思之教之甚夫詩
書義之府也而不信之故不能讀之於是乎其義
違者多既若茲何以得配道集義乎又何得養浩然

之氣乎可謂過大者矣又虞書曰修五禮五玉又曰
 天秩有礼自我五禮周書曰列爵惟五大行人司儀
 典命之職掌公侯伯子男五等五禮之義又春秋記
 莒子譚子許男之事也而孟子以子男為一位加天
 子為五等也此孟子不知先王經紀天下大道可見
 也又夫聖帝明王誓苦建宮以為民極也其天地四
 時之官咸設卿一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及上
 中下之士以綏兆民也而孟子以大夫為一位加君
 為六等也此孟子不知先王之道禮之大分若茲
 又觀曲禮所掌諸侯國家之禮公卿大夫出封之禮

皆以五七九為之節又觀行人司儀所載以上公為
 一等以侯作為一等以子男為一等未嘗為以公侯
 同其等也由是觀之上公地方百里侯伯地方七十
 里子男地方五十里可知也武成所謂分土惟三蓋
 謂此也大司空及職方氏所謂五等之瀆謂以土圭
 土其地也其至于以室數樹鄉遂封諸侯之國則歸
 三等也大司馬所謂大中小國之義可見也子思不
 知曲命之禮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
 虞夏殷周常制也孟子依之王制又依之自時厥後
 諸家皆依之故鄭玄亦不能為曲命之解以國為國

城豈不誤乎哉斯思孟不知先王班祿之道若茲又典命曰王
三六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也而孟子以
為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斯可
謂不知先王之道大者矣又不啻不知封諸侯之道亦不知先
王建都鄙之瀆言之言也何則夫聖人云制畿也王城以外設
六鄉謂之國中設六遂謂之四郊又謂之野也遂
以外設井邑丘甸稍縣都謂之都鄙以為公卿大夫士采地也
九家為井以為下士采地也四井為邑以為中士采地也四邑
為丘以為上士采地也四丘為甸以為下大夫采地也四甸為
稍以為大夫采地也四稍為縣以為九卿采地也四縣為

都以為三公采地也此聖人建邦畿千里之道也而孟子有卿
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士視子男之說者不知典常既若茲
又失諸侯設卿大夫士采地之瀆當如命所載也上公之
卿其采地方十里高三萬石也大夫采地百家高三千石也士之采地方一
里高三百石也侯伯之卿其采地方七里高二萬石也大夫采地七十家士
之采地方一里子男之卿其采地方五里高一萬石也大夫采地五十
家高千五百石也士之采地同上是周室之諸侯班采地之瀆也
其以卿稱百乘者唯天子公卿已非諸侯之卿稱也
荀子所謂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之義可見也詳論
圖說而孟子以為大國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興庶人在官者同其祿豈不寡乎斯孟
軻不知先王之典禮之言既若茲又夫聖人之井牧田野以建
都鄙者唯天子之畿設之也上公之國不得建之也何則
上公之國百里之地唯設三鄉三遂已其三鄉三遂之地如
川塗巷等之賦則千乘備矣又無設都鄙井田之地矣詳論鄉
遂圖說
上公之國既若茲而矧曰侯伯子男之國乎若以諸侯設井
田者其僭禮已而滕文公問井地于孟子孟子不以禮禁
之而教勝一小國以其瀆者豈不僭乎哉且其瀆者
亦與周官合也乃可與周官并見也斯孟子不知封諸侯
立鄉遂及井田之道既若茲又夫聖人之敷教化正人倫育

賢才之道莫大乎建學校設庠序也孟子不知之曰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斯大違聖人之禮之言也何則夫聖人建學
校設庠序自紂更始紂既正而鄉黨比閭作矣其瀆
不易之田百畝為一家之田高三五家為比高百五五比為閭高
百五四閭為族高三五族為黨高一萬乃建庠以教萬民以
卿三物賓興之其別六十有八生民之紀有焉學校之教
盡矣黨正職日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庠庠故作序
字之誤也所謂庠
者養也是也學記曰黨有庠內則王制皆曰有虞氏養
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明堂位曰宋廡有虞氏庠
也由是觀之庠者有虞氏之為字明矣而孟軻不知之曰

周曰庠豈不誤乎又五黨為州高七方乃建序以教育五庠
所登秀士也州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所謂序
者射也是也學記曰州有序內則王制皆曰夏后氏養國
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明堂位曰序夏后氏序也由
是觀之序者夏后氏之為學明矣而孟軻不知之曰夏曰校
又曰殷曰序豈不誤乎又五州為鄉謂之國也高三十七乃建學
以教育五序所升俊志謂之國學也大司樂職曰是堂成均之濇
以建國之學政樂師職曰掌國學之政學記曰國有學內則王
制皆曰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明堂位曰瞽宗殷
學也由是觀之學者殷人之為學明矣而孟子不知之曰殷曰序豈

不誤乎周人既設黨序序國學而鄉之教足矣又建校於
虎門左以教育國童遊子弟及六學所及是造志詳論字內則王
制皆曰同人養國老於東膠者校也所謂校者教也是也周
謂之大學也仲尼曰武王養三老五更於大學荀子曰建大
學設庠序明堂位曰頌宮周學也由是觀之校者周
人之為學明矣而孟軻不知之曰夏曰校又曰周曰
庠豈不誤乎由是觀之軻不明聖人敷教化之道可
見也夫周人既設虞庠夏序殷學東校教之故古有
庠序學校並稱故軻亦有設為庠序學校教之庠者
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之言此古來相傳之言而

所以奉古訓也。但曰夏曰校，以下此軻不擇言，任胸臆言之，故有此誤也。且夫軻不知學之在殷，又不知庠之在虞，遂除虞庠以為三代共之，不亦誤乎？故知愈益孟子之不明曲禮也。要之孟子不信書，其於武成取二三策而矧曰詩之興禮乎，遂誤詩書之義。又違禮典者既十有六，豈得配道集義乎？不配道集義，何以得養浩然之氣乎？然孟子方戰國之世，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攘臂張膽，以述唐虞三代之道，以與百家爭衡，故浩然之氣亦言其所自得者，乃所以為孟子也。學者察諸

言曰下有是
故二字

天理人欲，出樂記其言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人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卷紀也，鐘鼓子戚

畢啟卷下之
本小異

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
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
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是論先王
制禮樂刑政以治民之意乃論說之言也所謂人欲
者即性之欲也即好惡之心也味其文意唯言禮樂
以節耳目口腹之欲而平其好惡而已初非求人欲
淨及也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志以道寧言以
道接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負孔子曰小人以耳目道
志君子以心導耳目君子之道豈不禮樂之謂乎所
謂天理者指人之所以殊於禽獸者而言即所謂天

之性也亦非若宋儒所言者矣人生而靜者謂其嬰
孩之初好惡未若是其甚之時也是非貴嬰孩之時
矣其所謂靜者亦非若宋儒所謂寂然不動矣亦指
其好惡未甚之狀以歛夫後來好惡之躁動也唯樂
道性情故以好惡動靜言之如下文所謂樂由中出
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可以見已足昏論說先王制作
禮樂之意也豈以天理人欲為工夫之條目哉以天
理人欲為工夫之條目者自程子始按程子與邵子
善而服其聰敏蓋見邵子之教加一倍法陰師其術
以語聖人之道耳邵子之學數也本於易易以稽晉疑

詔作御

專目

決幾故萬物觸目折為兩片固其所也程子之學貴知主見之而若夫聖人之道渾々尔故借邵子加倍法折以二之取諸樂記之文以飾其節自是之後遂為後世儒者之常言也然其所指以為天理人欲者既非樂記之意而其以為工夫之條目者亦大戾於先王孔子之教焉蓋先王孔子之教養以成其德則西塔化為善矣豈有二者之日哉宋儒之學貴知主見之事以是非之心見之故必欲折為兩片者亦勢之所必至也故欲闢佛氏反陷於彼真如無明菩提煩惱之說豈不哀哉

節作事

善良衷十則

善者惡之反泛言之者也高書曰天命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斯謂善者謂太甲當懋服成湯之教而敬厥德克配上帝而行之也豈如後世徒善乎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悛于克一斯謂君臣一其心以敷政令則善也又曰慮善以動亦謂高宗學于古訓可以動也又曰有其善喪厥善則謂伐其善德則亡其德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惴々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孔子曰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斯以善道言之其義可見也善解見孟

子曰可欲之謂善凡可以利人救民者皆謂之善是
衆人之所欲故也泰誓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故聖人相上帝以從民之所欲以制作禮樂以綏
四方故聖人之道者義之盡善之至者也天下萬世
莫尚焉故曰至善贊先王之道之辭也止乎至善謂
止先王之道也雖非聖人然能立法定制可以治民
安民者皆得稱善人有故曰不跡迹亦不入於室可
以見也

又有以人言為者如曰元者善之長曰惟善以為室曰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曰舉善而教不能皆指善人

言之又如善人是富亦謂亂臣十人等得其富也詩
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皆謂賜有功賢者也

曰吉亦善也如吉士吉人皆指善人賢者言之皋陶謨
曰欽厥有常吉哉此謂擇人而官之則其政則善也
大禹謨曰暉迪吉謂順善道其政則善也咸有一德
曰德惟一動罔不吉盤庚曰不知吉言于百姓皆沒指
善言之

有對實而言者美以其有光輝而可觀言之善以其當
義合宜言之如尺義尺善是也皆以樂言之舊說謬
矣如先王之道斯為美及孟子善信美大聖神皆可

以觀其字義已

詩書有以休為美為善者如曰休祥曰休命曰固不休是也如類滅皆善也如曰台惟恐德弗類曰中心滅之是也其餘詩書所載可見也

良亦善也謂有賢德也以其材言之如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又曰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又曰惟良折獄罔不中故曰良者多兼俊賢之義也如良臣良相良醫良材良馬三良可見已良或以無瑕疵言之如曰溫良曰良藥器之精良是也朱子解易直也是見有易直慈良之字安為之解也

果使良為易直則古人何言易直慈良哉書曰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亦謂無瑕疵之言也

又如良知良能者謂人隨其材質各有自然孝悌知能也又勸孝悌之言耳非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言之孟子既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以明人人必有親之長之之性而又言此以明不啻四端人各隨其材質所近自然有親之長之知能耳皆所以語孝悌之不遠人也王氏不知之乃立致良知工夫專求諸已者誤矣

哀亦雅曰善也象陶謨曰同寅怡恭和衷哉此謂詩

候同其敬令其恭則天下和壽也湯誥曰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終厥猷惟后斯衷者謂降
休祥于民以生善人聰明之人也國語曰今天降衷
於吳齊師受服左傳曰今天誘其衷成王隕命又曰
天誘其衷啓敝邑心之類皆謂降休祥也故訓衷為
善善猶元者善之長之善也指聰明元首之人言之
斯謂天生民必有欲無主乃亂失佑下民降聰明善
人以作之君作之師而治之故斯其聰明善人奉天
命以順民有常之性立其猷以安惟民是為之人君
也仲虺之誥所謂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方之義可見也

聰明時人恭摠所謂聰明作元后作民父母又曰
天降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
衷或有訓正者如折衷於孔子是也此謂取義於孔子
以正萬事也以聖人為規矩之故也周語曰其君齊
明衷正又曰考中度衷以治之魯語曰則我末安身
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道之
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思不衷也皆正之義也說
者以中解之誤也

